

我的父親母親

2010-11年度我愛香港少年網徵文比賽優異獎

5D 馬雁玲

自我懂得算數以後，我便知道人的壽命是何等短促。原來不經不覺間，我已長大成人了。

回想正牙牙學語的我，被兩雙溫暖的大手呵護，他們怕我吃穿不夠，冷暖不分，大好的年華盡花在我身上。

我的父親母親與平常人一樣，都會有怯懦的時候，但他們卻一直扮演着我的「小長城」。父親為人正直不阿，重視家庭，是周遭的人所公認的「廿四孝父親」。我的媽也是看上爸的這優點才答應與他共諧連理。我的爸總是含蓄寡言，但做事卻直截了當，當中的情義表露無遺。而我的媽則是恰恰相反，坦言直率，做事則會深思熟慮。

從小，我便在「長城」的懷中享受着無微不至的照料，即使有狂風暴雨，他們都會作先鋒，為我一擋去。記得那一年，天色昏暗，雷電交加，天文台懸掛八號強風訊號。學校宣佈停課，我不慌不忙跟着大家走到校門列隊，準備乘坐校車回家，這時，一個中年男子全身濕漉漉的，氣喘吁吁地問校工：「我是余穎媽家長，請問她……」「爸！」我大喊，撥開人群，衝向爸。大家看到這一幕都不禁「叫囂」，有的還向我爸投了個佩服的眼光。爸向老師告辭後，便緊握我的手，回家去。

我們走出校門不過十多步，天色瞬間驟變，雨水如實心的珍珠打在我們的臉上，而風也使了勁似的鑽進我們的衣服。我不禁打了個哆嗦，這時爸蹲了下來，並示意要揹我，我毫不猶豫地爬上爸的背上，頓時爸背部的體溫使我暖和。回家路上，

我們都靜默不語，惟一一次打破僵局的是爸問了我一句：「冷嗎？」當時我立刻作勢使勁地甩頭，而他又似乎接收到這信息，於是便繼續揹着我，走到巴士站。回家後，爸因風寒入體，病了一星期多。休養期間，他也不忘晚上給我蓋被子，令我感動無比。

我家除了爸這一寶外，當然少不了我媽。媽總愛嘮嘮叨叨，但是教誨我的都是一些至理名言，令我畢生受用。媽擁有一副兇惡的樣子，不笑的時候跟鬼神絲毫沒有分別。我依稀記得媽曾為了我跟一隻狗搏鬥。當日我懷着愉快的心情，哼着歌兒，大步大步地走回家，一不留神踩上一隻唐狗的尾巴，我頓時臉色蒼白如紙，身子僵直了，動彈不得，還流着冷汗。正當我打算豁出去，與大狗來一場「世紀之戰」的時候，被一個婦人捷足先登。她擋在我面前，挺胸收腹，一副吃了豹子膽的模樣，但雙手卻顫抖不已。四周頓時刮起大風，枯葉飄落，我見形勢不對，便退得遠遠的「靜觀其變」。媽瞪着大狗，那狗咧開嘴，露出一排尖銳的牙齒，霸氣不斷從鼻子裏噴出。幸好，媽也不甘示弱，隨手在地上撿起一枝粗長的木枝，並紮好馬步，蓄勢待發。他們維持了這種狀況好幾分鐘，最後大狗心感無趣，獨個兒走開，世紀之戰才在無言中落畫。這一次是第一次看到媽為了救我而作出如此魯莽的行動，一點也不像她謹慎的作風。

我的爸媽都很「強」，不顧自身，也要奮身保護我，試問夫復何求呢？歲月不留人，現在的他們都不如昔日，臉上早已爬滿了魚尾紋、老人斑之類的，僅餘的黑髮已不能再遮掩白色的髮絲，身手也大不如前。我多次反覆地計算着他們的歲數，不知怎地，瞬間又多了好幾年。面對冷冷的數字，我只有無奈。

天下間的父母都肩負着養兒育女的職責，這也彷彿成了子女們應有的福份似的，但隨着時間一點一滴被蒸發，父母也逐

漸老邁，如果我們依然無動於衷，那試問養育之恩何時報？如果我們依舊不好好珍惜與父母相處的時間，那試問到了最後你能不後悔嗎？